

利瑪竇世界地圖中的「食人國」、 「長人國」研究

劉亞惟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研究生

提 要

利瑪竇所繪中文世界地圖中，存在部分名稱與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相同或類似的國家。它們常被當作來源於中方文獻而討論。近來有學者提出其可能源於西方文獻，但具體來源尚未明確。本文通過對比16世紀左右中西方「食人國」、「長人國」文獻資料，認為二者雖出現在利氏地圖體系中，但並非中國傳統的「諸夷門」國家，而是來源於當時西方旅行誌所產生的異族傳說。除文本外，對他族的「異化」想像，也因圖像的傳播而產生更廣泛、持久的影響力。利瑪竇對南美「食人國」與「長人國」的描述，在當時的知識背景下可謂更新及時且較為準確。這也反映了他製圖的嚴謹態度。那麼，繪製於其他區域的「諸夷門」國族，應當皆有依據。利氏地圖中出現的「遠國異人」，或可視為東西方文化交流中，雙方異域知識與想像之集合。

關鍵詞：利瑪竇 坤輿萬國全圖 食人國 長人國 諸夷門

利瑪竇世界地圖中的「食人國」、 「長人國」研究

劉亞惟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研究生

一、前言

異族傳說，或許自人類有族群分別之始就已萌生。明清之際，諸如朝貢、貿易、傳教、海寇、戰爭等形式的外族接觸增多。明清類書中常見的「諸夷門」國家，如「不死國」、「穿胸國」、「長人國」等，即反映著包含皇家、士人及民間社會在內的不同群體，對於遠方民族的傳統認知與想像。

15 至 17 世紀也是地理大發現的年代。許多未知的地域、民族由此進入全球視野，在流傳中被書寫為新的「遠國異人」。不斷更新的輿地圖，則是反映當時異域資訊豐富、多變和充滿想像之狀況的載體。

早期世界地圖的東亞地理知識很模糊，許多地名受到了馬可·波羅（1254-1324）遊記的影響。16 世紀地圖中，仍有採用《馬可波羅行紀》中契丹與蠻子（mangi）南北分立的方式來呈現。將東亞地理補充進世界地圖，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所繪地圖具有開創時代的意義。同時，他也將當時歐洲的地理認知與異域民俗，增添進了中文版的世界地圖。

無論中西，對遠方異族所抱持的好奇心是相同的。認知能力所不能及之處，常常成為想像和神話的活躍空間，由聽說或閱讀的信息去構建精神裡的異域與天下秩序。那麼，在繪製中文版的世界地圖時，持西方立場和傳教宗旨的利瑪竇如何理解中國的「諸夷門」呢？利氏地圖中出現的諸如「食人國」、「長人國」、

「狗國」、「一目國」、「女人國」等，是如何被放置於世界地圖中的？在中西文化交流中，「遠國異人」承擔什麼樣的功能？本文即以「食人國」、「長人國」為例展開討論。

現有研究認為，利瑪竇在中國共進行了四次繪圖。第一次是 1584 年在肇慶編繪的《大瀛全圖》，現已失傳。^❶第二次的《輿地圖》《輿地山海全圖》已佚，現存為章潢（1527-1608）《圖書編》中摹繪本。第三次在南昌繪製的《山海輿地全圖》（1600 年^❷），原圖也已遺失，馮應京（1555-1606）《月令廣義》（1602）中收錄了這張圖，王圻（1530-1615）《三才圖會》收錄的《山海輿地全圖》可能出自此版。第四次在北京繪製的世界地圖分為李之藻（1565？-1630）刻《坤輿萬國全圖》（1602）、李應試（1560-？）刊《兩儀玄覽圖》（1603）兩種。^❸其中《坤輿萬國全圖》（以下簡稱《坤輿》）流傳最廣、影響最大。

比較不同版本的利氏地圖可知，對於國家、經緯度、海岸線等地理知識的更新修改，利瑪竇是十分嚴謹的。多次的繪製和仿製，也可以看出晚明士人對於西方地理知識的關注。^❹至《坤輿》時，地理考證補充已經非常詳細，海岸線形狀、國家分佈等都非常接近現代地理知識。其內容一般認為參考了多種西文資料，比較確定的是奧特里烏斯（Abraham Ortelius, 1527-1598）《地球大觀》中的舊版世

❶ 龔纓晏：〈現存最早的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歷史地理》第 38 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9 年 4 月），頁 1。

❷ 利瑪竇自述庚子年（1600）間完成，另有說法是 1598 年。龔纓晏：〈新發現的《坤輿萬國全圖》及其學術價值〉，《海交史研究》第 1 期（2017 年 6 月），頁 3。

❸ 關於《坤輿萬國全圖》的版本，同前註，頁 1-6。

❹ 利瑪竇世界地圖裡中國並非位於天下之中心，確曾產生爭議，但並未引起嚴重的抵觸與排斥。據利瑪竇記錄，在肇慶時，一些人看到中國居於世界一隅時，開始嘲笑這種繪圖方法。而有知識的人則被經緯度、赤道、回歸線、各國風俗等吸引，因此不斷翻印。北京居住時期，他曾被萬曆帝要求進獻地圖。傳教士們曾擔心皇帝會為中國被繪製得如此之小而震怒，認為這代表著對中國的藐視。不過，萬曆帝似乎並不認為其有貶低之意，仍命神父們印製地圖。皇室的認可也促進了地圖的傳播。參見（義）利瑪竇：《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 1 月），頁 109、頁 450-451。

界地圖。⁵但《坤輿》的內容遠超出此圖。因此，其他資料來源仍有待發現。

圖中「諸夷門」國家出現、消失的原因也尚未清楚。比如，《地球大觀》中並沒有民風地理的介紹，《坤輿》中卻有大量異族風俗的記錄。「食人國」、「長人國」、「狗國」等「蠻夷」的出現，似乎是受到中方的影響而增添。從《輿地山海全圖》開始，「狗國」和「食人國」就出現了。至《坤輿》，「狗國」仍存在，並且隨圖流傳到其它國家，而「食人國」則消失了。《山海輿地全圖》中不存在的「長人國」，在之後的《坤輿》中卻出現了。

對於這些「遠國異人」在利氏地圖上的出現，學界有許多考證和解釋，但很可能忽視了一個原因。一些看似是諸夷門體系的國家，並非源自《山海經》等中文典籍中的記錄，而是源於當時的西方地理知識。或者更準確地說，利氏輿圖體系裡一些看似是「諸夷門」的國族，更可能是 16 世紀左右的東西方地理知識與異域想像結合的產物。

二、食人國：巴西 Tupinamba 族的食人傳統與異族傳說

利瑪竇世界地圖中出現的許多國名、地名、風俗，大都有當時地理知識的依據。比如南美洲的墨瓦蠟泥峽，即麥哲倫（Magellan）海峽。圖注中介紹：「墨瓦蠟泥，係拂郎幾國人姓名。前六十年始過此峽，並至此地，故歐羅巴士以其姓名名峽名海名地。」除當時的真實地理名稱（如智里、古巴等）外，還有些看似想像而成的異域國家，例如「食人國」，它並未見於《山海經》或晚明日用類書的「諸夷門」。為何它被放置于南美州西北處？且在早期版本的利氏地圖地名極少的情況下，即被標注圖中？又為何在《坤輿》中「消失」呢？

在章潢摹本的《輿地山海全圖》中，「食人國」僅出現了名稱，《輿地圖》中則「伯西兒」與「食人」并列。至《坤輿》，「食人國」更名為「伯西兒」，

⁵ 原書名為 *Theatrum Orbis Terrarum*。《利瑪竇中國札記》曾提及他的物品中有這份地圖。

（義）利瑪竇、（比）金尼閣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 4 月），頁 392。

註曰：「伯西兒，此言蘇木^⑥。此國人不作房屋，開地爲穴以居。好食人肉，但食男不食女。以鳥毛織衣。」。

與同時期及稍早的西方地圖對應其位置，「伯西兒」即今日的巴西（Brazil），奧特里烏斯 1570 年《地球大觀》中標記爲「Brafil」。但圖中並無詳細習俗描述。他所參考的材料應當不止此一幅。當時世界地圖中巴西的名稱並不惟一，利瑪竇翻譯的原詞也可能是「Brasilia」或「Brasil」等。^⑦

在《坤輿》的描述中，此地民族有三個主要特徵：開地穴居、食人肉且只吃男性、以鳥羽爲衣。儘管中文世界地圖中「食人國」的出現、且被繪製於聞所未聞的遠方大陸，在當時應屬奇聞；16 世紀的西方世界地圖中，巴西地區已存在具有「食人」特徵的圖像了。

最早可能爲 1516 年德國製圖家馬丁·瓦爾德澤米勒（Martin Waldseemüller，1470～約 1519）的世界地圖（圖 1）^⑧。他在 1507 年繪製世界地圖時使用「America」一詞，被認爲是首位在地圖上爲美洲命名的人。1540 年塞巴斯蒂安（Munster Sebastian，1448-1552）的美洲地圖上，也繪有食人圖像（圖 2）。^⑨彼得魯斯·阿

⑥ 蘇木是一種可用於染布的珍貴木材，產於印度、緬甸、越南等東南亞熱帶地區。明朝時需求量很大，主要依靠進口，朝貢國以暹羅、真臘爲主。明朝並無同巴西或葡萄牙大量貿易往來的記錄，不太可能標註此地產蘇木。巴西當時屬葡萄牙殖民範圍，葡萄牙人到達巴西時，發現這裡生長著大量此類木材，而將此地稱爲「terra de brasil」（land of red-dye-wood，紅色染料木之國），後稱 Brasil。

⑦ 如 1546 年 GASTALDI MAP 標爲「Brasil」，1587 年地圖 HAKLUYT MAP 中爲「Brasilia」。兩圖收於 Charles O. Paullin, edited by John K. Wright. *Atlas of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國歷史地理與地圖）（Washington, D. C.: Pub. jointly by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and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New York, 1932），plate 12B, plate 14B.

⑧ Waldseemüller, M. & Schöner, J., *Carta marina navigatoria Portvgallen navigationes, atqve tocuis cogniti orbis terre marisque formam natvram sitvs et terminos nostris temporibvs recognitos et ab antiquorum traditione differentes, eciam qvor vetvsti non meminervnt avtores, hec generaliter indicat* (France: Strasbourg?, 1516) Retrieved from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https://www.loc.gov/item/2016586433/>)（檢索日期：2020 年 6 月 15 日）

⑨ Munster Sebastian, *Novae Insulae XVII Nova Tabula* (Basel: Henrichum Petrum, 1540)。藏於史丹佛大學大衛·拉姆齊地圖中心（David Rumsey Historical Map Collection）。



圖 1 馬丁·瓦爾德澤米勒世界地圖局部



圖 2 塞巴斯蒂安 1540 美洲地圖



圖 3 荷蘭世界地圖南美洲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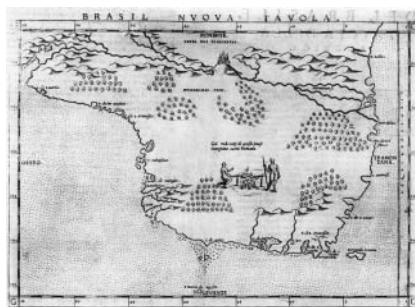


圖 4 威尼斯世界圖冊南美部分

皮亞努斯（Petrus Apianus, 1501-1552）的《宇宙學之書》（*Cosmographicus liber*）1544年後的印刷版中，收錄了一幅世界地圖。其中巴西位置標註「Canibales」（食人族），並配有圖像。此書曾是文藝復興時期宇宙學領域廣受歡迎的教科書之一。^⑩

再如 1595 年荷蘭世界地圖（圖 3）^⑪，在巴西位置繪有木棒擊打的戰鬥場面、房屋樣貌及切割人體並用火烤的場景。1599 年在威尼斯出版的巴西地圖 *Brasil Nu-*

^⑩ 該書被翻譯為多種語言，共計 33 個版本。這幅地圖是 1544 年赫馬·弗里修斯（Gemma Frisius, 1508-1555）在修訂時添加。參見（芬）馬里奧·T. 努爾米寧（Marjo T. Nurminen）著：《歐洲地圖裡的世界文明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19 年 11 月），頁 192、197。

^⑪ 地圖繪製時期 1595 年為推測。Linschoten Jan Huygen van (1563-1611), Paludanus Bernard (1550-1633), Langren Arnold van, *South America and West Indies* (Amsterdam, 1595)。藏於史丹福大學大衛·拉姆齊地圖中心（David Rumsey Map Collection）。

ova tavola (圖 4)¹²，也清楚繪出了兩個裸身之人，一人以蹲姿似在翻滾篝火上方木架上的肢體，另一人則手執長棍形狀物體站立在旁。¹³圖上文字為「Gli indi natij di questi paesi mangiano carne humana」，意為「這些國家的印地安原住民吃人肉」。此圖還有 1574 年及更早版本。可見 16 世紀末，歐洲繪圖者對於巴西地區的異域想像，亦或是當時的地理認知中，這一地區即以食人習俗為主要特徵。

在當時的歐洲，「食人族」成為了關於巴西異域傳說的一種母題。葡萄牙、西班牙、法國、德國等地出版的地圖都有類似圖像出現。「食人族」傳說影響力的擴大，很可能是受到 16 世紀幾部暢銷書籍的影響。

例如漢斯·史達頓 (Hans Staden, 1525-1576) 在 1557 年出版的遊記 *Warhaftige Historia und beschreibung eyner Landtschafft der Wilden Nacketen* (英文版: *True History: An Account of Cannibal Captivity in Brazil*)，即《真實經歷：在巴西被食人族囚禁的紀錄》。¹⁴同年出版安德烈·特維 (André Thevet) 的《新發現的世界》(*Les Singularitez De La France Antarctique*)¹⁵一書也記述了與史達頓書裡巴西食人族描述相似的內容。此外，1578 年讓·德萊理 (Jean de Léry) 的《航向巴西的

¹² 威尼斯人魯思奇理 (Ruscelli) 復原重繪的托勒密地圖中，第一版可能繪製於 1561 年左右，第二版約在 1564 年。筆者見到第三版 (約 1574 年) 中，已繪有相同食人圖像。文中引用為第四版 (1599 年)。此外還有 1562 年拉丁文版。Ptolemy Claudius, Ruscelli Girolamo, Rosaccio Giuseppe, “Brasil Nuova tavola” in *Geografia di Claudio Tolomeo Alessandrino* (Venice: Apresso gli heredi di Melchior Sessa, 1599)。藏於史丹福大學大衛·拉姆齊地圖中心 (David Rumsey Map Collection)。

¹³ 此圖右側為北，食人圖像在圖中位置在南緯 10-20 度間，且海岸線凸出，大致可與現巴西位置對應。

¹⁴ 本書及本段另兩本行紀的中文名為筆者自譯。Staden Hans, *Warhaftige Historia und beschreibung eyner Landtschafft der Wilden Nacketen, Grimmigen Menschfresser-Leuthen in der Newenwelt America gelegen*. Marburg: Kolb (Original German edition, 1557)。

¹⁵ 書名中 “France Antarctique” 是法國當時在巴西定居點的名稱。1568 年英譯本名為 *The New Found Vvorlde, or, Antarctike: Wherein Is Contained Woderful and Strange Things, as Well of Humaine Creatures, as Beasts, Fishes, Foules, and Serpents, Trees, Plants, Mines of Golde and Siluer : Garnished with Many Learned Auctorities, traualled and written in the French tong, by that excellent learned man, master Andrevve Theuet. And now newly translated into Englishe, wherein is reformed the errours of the auncient cosmographers*.

歷史》(*Historie d'un Voyage fait en la terre du Brésil*) 亦有提及，但此書被認為重複特維較多。¹⁶

三部書中，後兩者對食人族的描述都不及史達頓詳盡，且非被擒親歷，因此也有質疑借鑒於前書。可以說，史達頓書中的傳奇見聞和豐富插圖，更符合大眾閱讀興趣，所以在流傳中影響較大。進而奠定了歐洲大陸對於南美洲的食人族印象。

史達頓在書中講述了自己在巴西地區被食人族關押十個月的經歷。他生於德國，是一名受過良好教育的炮手。1549 年他第二次航行南美洲，在巴西地區遭遇風暴。新造船隻在航行時再次沈沒，史達頓倖存登陸。1552 年，他因會使用火炮而被葡萄牙人雇用。隨後被當地民族 Tupinamba 的一個部落抓獲。期間，他目睹了當地的食人習俗。1555 年 2 月他終於成功脫逃，登上了法國船隊的船隻返回歐洲。

1557 年德國首版中，封面下方就繪製了火烤人類肢體的圖像（圖 5）。此外，類似的場景在插圖中也常常出現（如圖 6-10）。書中共 57 幅插圖，52 幅內容為描繪民族生活與習俗，3 幅描繪航行狀態，2 幅為當地動物。其後關於巴西食人族的圖像，幾乎都與本書插圖具有很高相似度。此時期製作南美地圖的製圖家，在繪製異族圖像時也很可能受到了此書影響。



圖 5



圖 6



圖 7

¹⁶ Duffy, Eve M., Metcalf, Alida C., *The Return of Hans Staden: A Go-between in the Atlantic Worl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40-141.



圖 8



圖 9



圖 10

該書出版後即大受歡迎，並被譯成多種語言，成為 16 世紀歐洲最暢銷的旅行誌。雖然此書並非最早出現南美洲食人族記載的文獻¹⁷，書中內容的真實度亦存在爭議¹⁸，但其中對於食人習俗的記述，特別是圖像的流傳，深刻影響了歐洲人對於南美洲野蠻食人族的異域想像。

前文已述，《坤輿萬國全圖》中對於「伯西兒」食人族的特點概括為三種：開地穴居、食人肉且只食男、鳥羽為衣。這些特徵在史達頓行記插圖中已可見得。不僅如此，19 世紀的人類學研究報告亦可印證。1940 年美國國會撥款發行了一套 6 卷的《南美洲印地安人手冊》（*Handbook of South American Indians*，以下簡稱《印地安手冊》）。它以民族誌的方式介紹了當地的熱帶雨林部落，來自拉丁美洲、美國、歐洲逾百位學者參與了編輯工作，1946 年出版了前兩卷。1948 年出版

¹⁷ 1493 年哥倫布傳給當時的西班牙國王斐迪南二世（Ferdinand）的報告中，曾提及美洲人向他描述南方存在食人的民族（When they took a man, they cut off his head and drank his blood and castrated him）。時間即早於此書。參見 W.Arens, *The Man-Eating Myth: Anthropology & Anthropopha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45.

¹⁸ 儘管學者多以非虛構文學或紀實文學角度看待此書，認為敘述內容真實度較高，該書內容也有受到質疑。主要觀點為：其一對於史達頓掌握當地語言和理解其文化的程度存疑；其二是當時新教崛起，與基督教存在教義之爭，作者很可能為某種宗教立場而修飾其敘述。比如書中多次敘述的上帝沒有展現仁慈的思想，即與新教教義相合；其三是該地當時是葡萄牙與法國相爭的殖民地，而作者本身是德國人，可能存在某些偏見。不過，自述中他始終強調自己是為葡萄牙人脅迫，並且強迫他留守在無人願去的艱苦小島。他又曾效力於多國船隻，似乎在國家立場上並不明顯；其四是聽眾、讀者或是社會觀念壓力，可能對其敘述產生影響。

的第三卷中詳細記載了巴西地區 Tupinamba 族的分支與分佈、生產生活方式、信仰習俗及食人傳統等內容。¹⁹書中配有大量插圖，史達頓書中圖像也被頻繁引用。

《印地安手冊》中介紹 Tupinamba 族的房屋並非挖地建造，而是由拱形的屋頂直接接連地面。外觀如同船支倒扣於地，上方鋪蓋葉子以擋雨。書中亦使用了史達頓書中配圖加以說明（圖 11）。²⁰

「鳥羽為衣」的習俗則可找到依據。書中記載，因缺少布料，此民族非常喜愛穿著鳥毛，或做裝飾品。如頭飾、項鍊多用鸚鵡或其他亮色羽毛，祭祀則用駝鳥毛裝飾手杖。²¹同時，書中引用的史達頓插圖（圖 12）²²及 20 世紀的繪圖（圖 13）²³也可佐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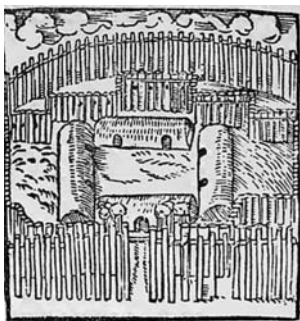


圖 11



圖 12



圖 13

《印地安手冊》中還詳細地介紹了當地的「食人」習俗。由於戰俘通常是被多人一起擒獲，第一個碰到他的人將成為主人。押送路上，俘虜會先受辱罵，而

¹⁹ 據《手冊》介紹，Tupinamba 是圖皮—瓜拉尼（Tupi-Guarani）語系的印地安人統稱，其下又可分為包括 Tupinamba 在內的 9 個沿海分支和 3 個內陸分支。這一民族在 16 世紀大致分佈在亞馬遜河入海口至 Cananéia（今巴西卡納尼亞 cananéia）的沿海區域內，活動範圍大致是南緯 1-26 度、西經 36-48 度。參見 Julian H. Steward, *Handbook of South American Indians*（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8）。

²⁰ 巴西部落地屋示意圖（圖 11），圖註「Tupinamba palisaded village」。同前註，頁 103。

²¹ 同前註，頁 105-107。

²² 民族著裝（Tupinamba dress）儀式中羽毛裝飾的戰士。同前註，頁 106。

²³ 頭部裝飾（a）與儀式性戰爭杖（b）。同前註，頁 105。

他將用驕傲的姿態表達對勝者的蔑視。進入村落前，戰俘會被穿上主人部落的服飾，包括頭、身體以及裝飾物，這些服飾亦多取自鳥羽。囚犯先被帶至村中剛過世者的墓前。他們會被要求碰觸死者的物品。這些物品可能意味著詛咒，所以需要俘虜進行首次接觸。此舉被認為是清潔（clean）、再生（renew）的象徵。

進入村莊後，女人將接手看管，她們圍著戰俘唱歌、跳舞。囚犯不會逃跑。習俗中，逃回原部落的俘虜也會被殺。他們認為，一旦被俘，在儀式中被殺死和分食是勇者的命運。犯人可以被贈送給兒子或其他親屬，這是 Tupinamba 族人嚮往的最高榮譽之一。新主人可以幫囚犯取名字，同時也獲得了行刑權力。俘虜還可作為交易物品，交換鳥羽或其他裝飾品。由此可見鳥毛在族人心中的重要地位。

食人儀式需要大量的前期準備，包括編織繩子、釀酒等。村莊管理者（village council）會挑選日期，並向其他友好部落發去邀請。準備期間，囚犯將被塗黑，面部粘上綠色蛋殼，身體粘上紅色羽毛。年長女性會在俘虜的屋子裡唱講述他命運的歌。行刑前一天，囚犯有一次可以逃跑的機會，但很快會被抓回。隨後，囚犯頸上會被纏上儀式用的繩子，繩子由一位女性掌握。

慶祝活動（festivities）在晚間開始。囚犯常被要求先跳舞，此時他並無不情願，反而帶著和賓客同樣的歡樂加入舞蹈。在食人儀式中像戰士一般死去，對於族人是一種榮譽。餘下的夜晚，他會一直由一位女性村民監視。用於儀式的木杖（club）也在此時佈置。像俘虜一樣，木杖被粘上綠色蛋殼，裝飾以穗子和羽毛，懸掛於棚屋的房頂。女人們整夜圍著它們唱歌跳舞。

儀式日早上，囚徒被幾位年長女性拉到廣場上。人們將繩子從俘虜頸上取下，系在他腰間，由兩位以上的男性扯住兩端。囚徒被允許向敵人投擲物品以表達情緒。塗上紅黑兩色的年長女性，抬來新繪製的罐子用以承裝血液和腑臟。人們升起篝火，傳遞著裝飾好的木杖，這意味著獲得在未來擒獲俘虜的力量。

隨後，儀式中的行刑者（executioner）²⁴進入場地，身後跟著塗著白灰、打鼓

²⁴ 行刑者原文為「executioner」，被行刑者稱為遇難者或受害人（victim）。食人儀式中的「行刑」概念與現代之「行刑」有所差別。食人儀式中，行刑並非全然是一種判決和懲戒，它與社會關係、習俗、民族信仰皆有關聯。

唱歌的親屬，他們身上也裝飾有繪畫和羽毛。木杖由一位年高德劭的戰士傳遞給行刑人。如果行刑者不是經驗豐富的戰士，而是沒出征過的年輕人，俘虜會感到沮喪。

行刑時戰俘可躲閃，有時甚至可用木杖招架。他倒下的位置會被解讀為與行刑者相關的預兆。俘虜死亡後，年長女性會先去飲用溫熱的血液，兒童會把他們的手浸在血中，母親則在乳房上沾上鮮血喂給嬰兒。死者的肉體會被切塊烤製。年長女性被認為最需要人肉，她們會舔食由木棍流下的油脂。公認為美味或神聖的特別部位，如手指或心肝附近的油脂，將被分配給在場的貴賓。「棍棒擊打」和「火烤肢體」也是食人圖像中較常呈現的場景。

俘虜死亡後，行刑者要飛快地從一個張開的弓中間通過，跑向他的屋棚。進屋後他也要繼續奔跑，藉此擺脫亡魂。同時，他的親人會向村里傳達他的新名字。儀式結束後，行刑者將躺在吊床上，直至前額剃掉的頭髮長出。如不得已離開房屋，要由他人將他抬起移動。人們以飲酒儀式來慶祝他回歸正常生活。宴飲結束後，他仍有一些限制要遵守才能完全意義上的重返社群。

從食人傳統的複雜性，以及其與民族信仰、社會關係的相關程度來看，這一習俗在當地應存在了較長時間。儀式中有明確的性別分工，比如男性負責征戰和行刑，女性負責看管囚犯和籌備儀式。只有俘虜才會面臨被殺食的命運，故利氏地圖述「食男不食女」。食人儀式又與族群的社會地位、個人榮譽、祈福避禍等社會功能相連結。從鳥羽可交換俘虜的價值和儀式中不同羽毛的功用，都可看出鳥羽對於這個民族的重要性。利瑪竇地圖所記述的習俗，實際上較準確地表現了這個民族的生活特徵。

當然，準確不代表理解或認同。早期如史達頓一樣進入這一地區的西方航海者，對於這一傳統自然難以接受。「食人」的「野蠻」行徑，既帶來了道德觀衝擊，也引起了異族文化的碰撞和相較。所以傳回歐洲大陸時，更為人所津津樂道。

隨著書籍的流傳，書中生動的插圖使得南美洲「食人」的蠻族形象深深留在人們的精神世界裡。「食人族」圖像也成為當時地圖上的「常客」。如 1630 年荷蘭著名製圖師家族成員洪第烏斯（Henricus Hondius, 1597-1651）製作的「最精確

的巴西地圖」(*Accuratissima Brasiliae Tabula*, 圖 14)²⁵中就有描繪相似의食人肢體的圖像。這些歐洲輿圖中出現的食人族圖像,與利氏地圖中食人國的位置、習俗描述大致相對應。



圖 14 荷蘭 *Accuratissima Brasiliae tabula* 中的食人圖像

(原圖及局部, 1630 年)

故此,利瑪竇與地圖中的「食人國」,應屬於歐洲地理大發現影響下產生的「遠國異人」傳說,與中國固有域外知識的關係並不大。

梳理「食人國」傳說脈絡,若將 19 世紀人類學報告看作某種程度的真實,我們大致可以看到一條「遠國異人」集體想像產生的線索。從真實(或部分真實)變為精簡的特徵、片段或圖像,再經由有意、無意的演繹加工,逐漸形成較為穩定的形式。

史達頓等人的行記,未必是歐洲產生南美「食人族」之異域想像的嚴格意義上的開端。從歐洲人航行到美洲大陸起,對「食人族」的描述就已出現。但符合大眾閱讀喜好的文學及圖像顯然影響力更大。在隨後的幾個世紀裡,文圖交織的異域傳聞在書籍及口頭傳播中流傳不斷,也影響了大眾關於「新大陸」的社會觀念。

²⁵ 藏於美國國會圖書館,另有巴西博物館藏本內容相同。史丹福大學藏有 1690 年填色本,內容相同。Hondius, Hendrik. *Accuratissima Brasiliae tabul* (Amstelodami: Henricus Hondius, excudit, 1630) Retrieved from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www.loc.gov/item/94685044/) (檢索日期: 2020 年 6 月 15 日)

三、中西方文獻中的「長人國」與利氏地圖之關聯

與「食人國」不同，「長人國」在《山海輿地全圖》中並未出現。至《坤輿》，南美洲西南角增加了「長人國」，並記載：「巴大溫，即長人國」、「其國人長不過一丈，男女以各色畫面為飾。」

「長人國」是「諸夷門」中的常見國家，相關傳說記載也十分豐富。利瑪竇是否吸收了中國的異域知識，而將其安排在遙遠的「新大陸」呢？

追溯中文典籍，《山海經》中未出現「長人國」，但有關於「大人國」的記載。如〈海外東經〉：「大人國在其北，為人大，坐而削船。一曰蹉丘北。」²⁶〈大荒東經〉中「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國。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有一大人踐其上，張其兩耳。」²⁷郭璞注中提及：

平州別駕高會語云：「倭國人嘗行，遭風吹度大海外，見一國人皆長丈餘，形狀似胡，蓋是長翟別種。」

《河圖玉版》曰：「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從崑崙以東得大秦人，長十丈，皆衣帛。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佻人國，長三十丈五尺，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中秦國人，長一丈。」²⁸

此外，〈海內北經〉云：「大人之市在海中。」²⁹〈大荒北經〉：「有人名曰大人。有大人之國，鰲姓，黍食。」³⁰《山海經》中還有「博父國」，與身材高大的神話人物誇父有關。「大人國」也常被聯想到防風氏後裔長狄。³¹說法不一。

²⁶ 袁珂：《山海經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頁252。

²⁷ 同前註，頁341。

²⁸ 同前註。

²⁹ 同前註，頁325。

³⁰ 同前註，頁422。

³¹ 參見王青：〈大人國的史實與傳說〉，《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第4期（2010年12月），頁1-3。

唐以後，「大人」、「長人」漸漸定位於新羅附近。《太平廣記》引唐牛肅《紀聞》，出現「新羅國，東南與日本鄰，東與長人國接。長人身三丈，鋸牙鉤爪，不火食，逐禽獸而食之，時亦食人。」的說法。³²同書引五代王仁裕（880—956）《玉堂閒話》「新羅」條，亦提及官員出使新羅曾遇大人之事。³³南宋洪邁（1123-1202）《夷堅乙志》，又有明州（今寧波）人海上遇見長人的紀錄。³⁴

其後，元代周致中《異域志》曾加以轉錄。³⁵《異域志》與《羸虫錄》又有密切關聯，也因此影響到類書的編纂。³⁶晚明日用類書中，「諸夷門」多以《羸虫錄》為資料來源，「長人國」也常出現。

王圻《三才圖會·人物卷》中「長人國」記曰：「長人國，國人長三四丈。昔明州人泛海，值風大，不知舟所。稍息，乃在島下，登岸伐薪。忽一長人，其行如飛。明州人急走至船。長人追之。舟人用弩射之而退。」（圖 15）³⁷《三才圖會》成書大約於明萬曆 37 年（1609 年）左右。書中將利瑪竇的《山海輿地全圖》放在了地理卷首位，附有圖說。說明編者王圻父子對於利瑪竇等人帶來的「西學」是有所接觸和接受的。



圖 15

日用類書對「諸夷門」常常刪減，但「長人國」出現頻繁（如圖 16-19）。³⁸描述文字也大多相同：

³² （宋）李昉等著，張國風校注：《太平廣記會校》（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 年 11 月），卷 481，頁 8669。

³³ 同前註，頁 8671-8672。

³⁴ （宋）洪邁：《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 10 月），卷 8，頁 249-250。

³⁵ （元）周致中：《異域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 4 月），頁 66。

³⁶ 《羸虫錄》與《異域志》、《異域圖志》應為同一系統，三者關聯參見鹿憶鹿：〈《羸虫錄》在明代的流傳——兼論《異域志》相關問題〉，《國文學報》第 58 期（2015 年 12 月），頁 129-166。（DOI：10.6239/BOC.201512.05）

³⁷ （明）王圻、王思義：《三才圖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 6 月），人物 14 卷，頁 856。

³⁸ （明）不著撰者：《鼎鍍崇文閣纂士民萬用正宗不求人》（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圖 16



圖 17



圖 18



圖 19

國人長三四丈，昔明州人泛海值霧昏，風大，不知舟所向。天稍開，乃在島下。登岸伐薪，忽聞一長人，其行如飛。二人急走至船，高岸長人入海追之，遂前執船。舟人用弩射之而退，方得脫。³⁹

日用類書中的登岸情節描述幾乎一致，只有對身高描述略有不同。如「國人長二四丈」⁴⁰、「身長二丈」⁴¹、「國人長三四丈」⁴²。《坤輿》中所記錄的身長一丈及紋面特徵，與其存在較大差別。

清《古今圖書集成》引《三才圖會》內容，並將「長人國」放在「東方未詳諸國部」中。⁴³同樣是官修的《御定淵鑑類函》也提及「長人國」：

年，《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卷 13，頁 21；（明）不著撰者：《新刊天下民家使用萬錦全書》（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年，《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卷 8，頁 6；（明）劉子明輯：《新板全補天下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年，《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卷 4，頁 6；（明）鄭尚玄訂：《新刻人瑞堂訂補全書備考》（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年，《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卷 7，頁 12。

³⁹ 見（明）劉子明輯：《新板全補天下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卷 4，頁 32。

⁴⁰ 見《新鐫全補天下四民利用便觀五車拔錦》（萬曆丁酉鄭氏刊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卷 4，頁 13；（明）不著撰者：《新刊天下民家使用萬錦全書》，卷 8，頁 6；（明）劉子明輯：《新板全補天下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卷 4，頁 6；《新刊翰苑廣記補訂四民捷用學海群玉》（萬曆種德堂刊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卷 10，頁 20。

⁴¹ 《新鐫燕臺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寶萬卷星羅》（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 年，《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76 冊），卷 10，頁 199 上。

⁴² （明）鄭尚玄訂：《新刻人瑞堂訂補全書備考》，卷 7，頁 12。

⁴³ （清）陳夢雷：《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第 212 冊（中華書局影印本，1934 年），邊裔典卷 42，頁 30。

《文獻通考》曰：長人國，在新羅之東，人類長三丈，鋸牙，鉤爪，黑毛覆身，不火食，噬禽獸，或搏人以食。其國連山數千里，有峽，固以鐵闔，號關門。新羅常以弩士數千守之。⁴⁴

此段文字引自馬端臨《文獻通考》（卷 327·四裔考）。所述「長人國」與新羅有武力衝突，顯然地理位置（即便是想像中的位置），也是與朝鮮相近的。這與《古今圖書集成》中的位置也大致相合。

所以這一「外夷」，至少在明清之際的域外知識中，應當是在亞洲東北的朝鮮附近區域。出現在南美洲的「長人國」，無論地理位置或描述，都與之相去甚遠。

歐洲古輿圖中，1570 年奧特里烏斯的《世界大觀》中並沒有與「巴大溫」接近的標註。但「長人國」的異域想像，在當時的歐洲世界輿圖中已存在於《坤輿》所註地區。

1587 年蒙特（Monte Urbano，1544-1613）在米蘭繪製的世界地圖中，在相近位置明顯地繪出了身高超過圖中其他地區人物的圖像（圖 20）。⁴⁵ 圖中還註明「REGIONE DE GIGANTI」，即「巨人國」。

荷蘭 1595 年（約）的世界地圖中也有類似的巨人，對比同圖中的人物身材明顯高大許多（圖 21）。⁴⁶ 圖中標記的名字「Paragonum regio」，與利氏標註的「巴大溫」語音相似（regio 為「區域」之意），圖注中亦提及「Gigantes（巨人）」。

⁴⁴ （清）張英：《御定淵鑑類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231，頁 988。

⁴⁵ 這幅圖被譽為是最大的世界古地圖，由米蘭製圖師 Monte(Monti) Urbano(1544-1613)繪製在 60 片羊皮紙上的地圖組成。該圖以北極點為地圖中心俯瞰地球，圖中繪有許多神話性質的生物。製作於 1587 年，從未出版。2017 年史丹佛大學大衛·拉姆齊地圖中心收藏後，按照說明首次將 60 張圖掃描並拼接成完整地圖。參見 Katherine Parker, “Mind at Work: Urbano Monte’s 60-Sheet Manuscript World Map”, paper presented to the Barry Lawrence Ruderman Conference on Cartography, California: David Rumsey Map Center, Stanford University, Oct. 2017.

⁴⁶ Linschoten Jan Huygen van, Paludanus Bernard, Langren Arnold van, *South America and West Ind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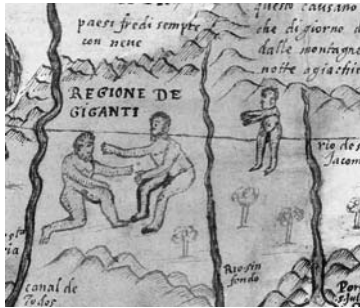


圖 20 蒙特地圖中位於南美洲南部的巨人



圖 21 荷蘭地圖中南美洲南部的巨人

由於當時到達南美洲的歐洲人使用的語言不同，不同地圖或文獻中呈現名稱也常存在差異。但依據地理位置及發音，大致為現阿根廷境內曾存在的「Patagonia」（Patagonian giant、patagones）一族。它在當時被西方描述的特點就是身型高大。

南美地區「巨人傳說」的產生原因有三種說法。第一種來源於 1519 年麥哲倫船隊環球航行時的見聞。雖然麥哲倫被殺，倖存十八人中的船員皮加費塔（Antonio Pigafetta）回到歐洲後，出版了他的航行日誌，即《首次環球航行記》（*The Voyage of Ferdinand Magellan*）。其中記述了船隊 1520 年經過此區域，遇到原住民族 Tehuelche 族的經歷。這部小說在當時十分暢銷，開啓了長達幾世紀的旅行與異域想像（gave birth to centuries of travel and myth making）。⁴⁷

書中敘述船員看到裸身巨人在海岸處唱歌跳舞，於是派人下船做同樣的動作以示友好，並請族人來見船長。這位來客顯然令船員驚訝不已：「他十分高大，我們的身高只到他的腰帶處。即便他們中最矮之人，也高過吾國最高之人。」⁴⁸這

⁴⁷ 參見 Alejandra Pero, “The Tehuelche of Patagonia as Chronicled by Travelers and Explorer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Native Peoples of Pampa, Patagonia, and Tierra del Fuego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d. Claudia Briones and Jose Luis Lanata (London: Bergin & Garvey, 2002), pp.103-119.

⁴⁸ 轉譯自英文：「So tall was this man that we came up to the level of his waist belt. The least is taller than the tallest man in Castille.」 「Castille」即卡斯蒂利亞王國，中古時代伊比利半島上的一個王國，存在時間約從 9 世紀至 17 世紀，現位於西班牙。明《東西洋考》譯為「干絲腊」，《明史》稱「干系腊」。同前註，頁 103。

本書使得 Tehuelche 人第一次進入歐洲視野，成為當時流行的「巨人」傳說。從此，這一地區被當時的歐洲人認為是「巨人之國」。

第二種說法也並非毫無根據。據說麥哲倫航海，看到此地之人腳穿巨大的獸皮鞋，腳印自然也超乎尋常，所以取名 Patagonia（西班牙語大腳的人）。早期 Tehuelche 族確實穿著一種由原駝皮製作的軟皮鞋，鞋中填充稻草，可能因此留下了「大腳」的印象。⁴⁹第三種將巨人的取名歸因於 1512 年西班牙出版的一部小說 *Promaleón of Greece*。小說裡主人公發現了一個「生吃肉、穿獸衣、比馬跑得快」的民族，後成為南美「新發現」的巨人族的名稱。

其中，第一種說法受到認可較多，即來源於同麥哲倫航海歸來的船員日誌。儘管在 16、17 世紀存在著不同語言拼寫的族名，但最早的稱呼「Patagoni」很可能來源於麥哲倫船隊。⁵⁰

除行紀外，上文提及的《印地安手冊》第一卷中亦有 Patagonian 一族的介紹。研究認為，從 18 世紀起，這一民族從語言上至少可分為三個族群，包括 Araucanian、Puelchean 和 Tehuelchean（Chon），後者常被描述的特點即為身材高大。⁵¹利瑪竇標註的民族特徵中說「男女以各色畫面為飾」，Tehuelche 族也確有此習俗。據書中「裝飾（Ornaments）」小節記載，族人會在面部和身體塗抹油脂狀物品，早期還會使用白色粉末。面部裝飾顏色多樣，包括白、黑、紅、黃。黑色被認為可以禦寒。⁵²

總之，在 16 世紀的南美洲南部，確實存在高大的 Tehuelche 族。約 1520 年，麥哲倫船員皮加費塔的航行日誌中將其取名為「Patagoni」，並描述為巨人，自此在歐洲流行開來。《坤輿》中注的身形高大、畫面為飾二項特徵，與 Tehuelche 的

⁴⁹ Alejandra Pero, "The Tehuelche of Patagonia as Chronicled by Travelers and Explorer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118。

⁵⁰ John M. Cooper, "The Patagonian and Pampean Hunters," in *Handbook of South American Indians* (Volume 1: The Marginal Tribes), ed. Julian H. Steward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6), p.129.

⁵¹ 同前註，頁 128。

⁵² 同前註，頁 146。

習俗描述可以對應。更準確的說，利瑪竇未必直接受到皮加費塔行記的影響，他的資料或許來源於其他文獻或地圖，但它們共同的源頭可能是這部暢銷作品，以及受其影響而流傳的「巨人族」之「遠國異人」想像。

遺憾的是，這一民族及其文化在 19 世紀末幾近消失。如今，Tehuelche 人已融入了世界民族血液中。但關於南美洲的「巨人傳說」卻沒有消失。直至 19 世紀，文獻中仍常將這一族描述為 5 呎 10 吋-6 呎（約 178-182 釐米），甚至更高。20 世紀許多旅行者和探險家依然相信這一地區存在巨人。

從異域傳說到社會共同想像中的「遠國異人」，再至基於民族誌和考古學、人類學的考察，「長人國」在歷史上的出現和消失，正體現了人們對遠方異族從想像到現實的認知過程。

綜上，「長人國」或「巨人國」在同時期的中西方文獻中皆有出現。考察其地理位置及圖註中「巴大溫」的別名與習俗描述，與中國典籍中的「長人國」可能關聯並不大。晚明文獻中的「長人國」，在中國的華夷敘述下應有自己的脈絡，與西方視角下的南美巨人族的異域傳說是獨立發生的。利瑪竇輿圖中出現的「長人國」，更可能是受當時的地理發現和書籍傳播，即西方的南美「巨人」想像的影響。但將其對譯為「長人國」，或許可表明他與所接觸的晚明士人應當就東西方想像中的這一巨人民族有過討論，進而將其連結。

相同的名稱確實有助於新信息的接受，《利瑪竇中國札記》曾提及當晚明士人「讀到很多不同民族的風俗，看到許多地名和他們古代作家所取的名字完全一致，這時候他們承認那張地圖確實表示世界的大小和形狀。」⁵³不過，在利氏地圖出現位於大洋彼岸的「長人國」後，中國的「長人國」傳說是否曾受到影響，還有待討論。

從現實到想像再回到現實，西方南美洲的「長人國」傳說的記述、轉述、加工、考證歷經近 400 年。即使是在資訊較發達的 19 世紀，此說法仍出現在西方的民間想象裡，顯示出民間傳說的強大生命力。

⁵³ （義）利瑪竇、（比）金尼閣著：《利瑪竇中國札記》，頁 181。

四、利氏地圖中的「遠國異人」想像

「食人」和「巨人」之特徵，在不同地區與文化的異族想像中都經常出現。但它們出現在西方傳教士所繪的首幅中文世界地圖體系的原因值得探討。

利瑪竇將這些帶有傳說性質的民族及其習俗標註進世界地圖，展現了當時無論東西方都對異域、異族抱有強烈好奇。信息的傳遞者關注到了此類信息，而接受者同樣有此需求。將這些傳說之國加入圖中，說明了繪者與讀者雙方對域外之國族民風資訊的關注。故重要的並非這些民族是否真實存在，而是人們如何想像生活於遠方的他者。他們出於何種原因而相信這些傳說異族的存在？在認識他族的同時，又如何定位自我？

僅從「食人國」與「長人國」來看，遠國異人想像產生的原因，可能與現實和社會思想皆有關聯。經由前文梳理得知，二者所處位置與西方 16 世紀文獻、圖像記載關聯度較高。南美洲的「食人」與「巨人」異族想像，源頭似乎都是當時暢銷行記。

究其原因，其一，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歷經航海、異域歸來的旅行者見聞，是認知遠方的珍貴一手資料。無論口頭或書面內容，都常被當作較為可信的信息來源。其二，哥倫布、麥哲倫等航海家的探險故事激起了大眾的好奇心，使得異域故事得以不斷傳播。其三，作為完全未知的大陸，南美洲傳說的種種「不合理性」也更易被人們接受，異化特徵常被再度誇大。誇大的特徵又增添了異域的神秘色彩。

其實，利瑪竇很清楚自己所記載的美洲各地風俗人情並不準確。他在《坤輿萬國全圖》中註道：

南北亞墨利加並墨瓦蠟泥加，自古無人知有此處，惟一百年前歐羅人乘船至其海邊之地方知。然其地廣闊而人蠻猾，迄今未詳審地內各國人俗。

「人蠻猾」似乎與中國的華夷觀念有所類似。可以說，這種對於遠國異人的劣化

敘述，並非某一民族或某一時期的特性。

定義異族，也是定義我族。強調不同之處而加以評判，往往有著現實緣由。「食人族」的異域想像並非罕見。13 世紀，當蒙古鐵騎侵入歐洲時，西歐第一幅「蒙古人肖像」便以食人的形象誕生。圖中蒙古士兵的樣貌為鷹鉤鼻，著尖帽，與蒙古人形象差異很大，但血腥的食人圖像表現了敵人的恐怖。⁵⁴當不同文化相遇時，似乎總是要相較高下。所產生的向往、恐懼、崇拜、鄙夷等情緒，反映在圖像與傳說中可能更為直接。敘述方式的美好與醜惡，往往源於當時的二者關係。產生衝突的雙方，很難將對方描述為正面形象，而更傾向於異化與醜化。

食人傳統是當地原住民一族的習俗，與歐洲彼時社會價值的衝突，的確增加了它的傳播效應。但從被描述為「未被自然寵壞的孩子」，到「無信仰、無國王、無法律」的「Tupinamba」族，前後變化很難說與現實因素無關。⁵⁵巴西因盛產蘇木而被命名，蘇木貿易需要大量的勞力進行砍伐、搬運。1503 年英國女王曾簽署法令，規定有食人習俗的原住民可被合法地當作奴隸。對於域外蠻夷的傳說，更多是為了賦予自己族群凝聚力和權力。或者說，在定位了「文化層級」後，似乎就可以從比較正義的出發點，對「弱者」加以干預。雖然「食人傳說」主要流傳於民間，但其根源是政治與經濟因素。

儘管這兩個民族在地圖上消失已久，官方話語也早已改變說法。民間想象中的異族印象，卻沒有因此「剎車」，繼續「慣性」一般發揮著影響。今日，不同族群的交流比以往任何時代都要激烈頻繁，或許更需適應一種去自我中心化的民族觀和敘事方式。

此外，如果本文討論的利氏地圖中的「食人國」、「長人國」，為西方異域傳說體系下的傳說國度，那麼位於亞洲的「狗國」、「一目國」等，來源是否也是西方？或是因其是亞洲國家而吸收了雙方的域外知識？如果利瑪竇參考了中國

⁵⁴ 尖帽形象可能源於中亞地區一隻古遊牧民族特徵。圖像見於鄭伊看：〈來者是誰？——13、14 世紀歐洲藝術中的蒙古人形象〉，湖南省博物館編：《在最遙遠的地方尋找故鄉：13-16 世紀中國與義大利的跨文化交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 年），頁 340。

⁵⁵ C.R. Boxer,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1825* (New York: Knopf, 1969), p. 85.

文獻及「諸夷門」內容而將其繪製進地圖中，那麼利氏地圖出現的「諸夷門」國家，似乎不僅是傳統華夷觀念下的異域想像之產物，也代表著中國傳統的地理知識與域外觀進入到了世界地圖。

在同樣對遠方充滿好奇與想像的時代裡，真實的地理知識當然有等待考證的現實依據。而同屬於雙方異域想像的部分，則成了當時中西文化交流的「緩衝地帶」。從中，我們既可以看到雙方觀念中的共識部分，也可以看到二者相互影響與吸收的狀況。如此，利氏地圖中的「遠國異人」，或許對觀看晚明東西方文化之相遇有著獨特價值。

五、結語

對世界的認知能力擴大之時，如何安置「舊識」與「新聞」？這是利氏地圖繪製的時代裡，中西方都在面對的問題。從古地圖提供的信息中，我們可以看見知識的更新、觀念的接受與改變。傳說民族可能更接近社會觀念，因此更能貼切地反映域外觀。

釐清「食人國」與「長人國」之來源，對利氏地圖裡出現的「諸夷門」國家應有新的認識。首先，若其出處是西方文獻及異域傳說中的「遠國異人」，那麼它們在圖中出現的地理位置是完全合理的，並非人爲「安置」。既然主觀成分較小，據此來推測利瑪竇等製圖者構建某種天下秩序的思想性，恐怕也不太可靠。其次，這兩個民族資料來源的確定，從中可見利瑪竇在挑選和記錄民族風俗時是十分謹慎的，那麼其他「諸夷門」國家的出現應當也有其緣由。第三，南美洲是當時地理發現中重大且時間較晚的地域，利瑪竇即已更新。對於東亞地理而言，他很可能同樣將當時明代掌握的地理資料補充進了世界地圖。此間，晚明士人一定同他有過關於「遠國異人」之討論。不可否認的是，譯名遵循了中國的「諸夷門」名稱傳統。除此之外，這些採用「諸夷門」名稱的國家中，中方資料所佔的比重仍有待進一步考證。

對於「食人國」與「長人國」，雖然不能明確定位利瑪竇地圖的資料來源，但可以見得其參考的範圍非常廣泛。他所標註的地理位置與民族風俗都頗具準確

度，並非來源於單一文獻或輿圖。這些「遠國異人」敘述，源自於旅行誌或旅行見聞所激發的異域想像。這種想像反映在圖像中則更為直觀。可以說，圖像刺激了異族傳說的傳播，使其具有更強的影響力與生命力。

總之，雖名稱相似，利氏地圖中的「諸夷門」國族不可全然同《山海經》體系中的諸多奇型人，或華夷體系下的蠻夷民族而討論。本文僅以南美洲兩國為例，討論了其國族位置、風俗並非利瑪竇人為擬定，而是皆有所本。那麼地圖上其他的所謂「諸夷門」國家也應有其來源，特別是亞洲區域。因此，利氏地圖或許可視為晚明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一個縮影，展示著當時中西雙方的異域知識與想像之集合。這種交流與影響究竟達到何種程度，可能還要對更多看似荒誕想像而成的傳說民族進行考證。

徵引書目

一、引用古籍

- （宋）李昉等著，張國風校注：《太平廣記會校》（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 年 11 月）。
- （宋）洪邁：《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 10 月）。
- （元）周致中：《異域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 4 月）。
- （明）《新刊翰苑廣記補訂四民捷用學海群玉》（萬曆種德堂刊本），現藏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 （明）《新鐫全補天下四民利用便觀五車拔錦》（萬曆丁酉鄭氏刊本），現藏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 （明）《新鐫燕臺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寶萬卷星羅》（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 年，《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76 冊）。
- （明）不著撰者：《新刊天下民家便用萬錦全書》（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年，《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
- （明）不著撰者：《鼎錄崇文閣纂士民萬用正宗不求人》（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年，《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
- （明）王圻、王思義：《三才圖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 6 月）。

(明) 劉子明輯：《新板全補天下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年，《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

(明) 鄭尚玄訂：《新刻人瑞堂訂補全書備考》（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年，《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

(清) 張英、王士禎等編：《御定淵鑑類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清) 陳夢雷：《欽定古今圖書集成》（上海：中華書局，1934 年）。

(義) 利瑪竇、(比) 金尼閣，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 4 月）。

(義) 利瑪竇：《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 1 月）。

Linschoten Jan Huygen van (1563-1611), Paludan Bernard (1550-1633), *Langren Arnold van, South America and West Indies* (Amsterdam, 1595). 藏於史丹福大學大衛·拉姆齊地圖中心 (David Rumsey Map Collection)。

Munster Sebastian, *Novae Insulae XVII Nova Tabula* (Basel: Henrichum Petrum, 1540). 藏於史丹佛大學大衛·拉姆齊地圖中心 (David Rumsey Historical Map Collection)。

Ptolemy Claudius, Ruscelli Girolamo, Rosaccio Giuseppe, “Brasil Nuova tavola” in *Geografia di Claudio Tolomeo Alessandrino* (Venetia: Apresso gli heredi di Melchior Sessa, 1599).

Staden Hans, *Warhaftige Historia und beschreibung eyner Landtschafft der Wilden Nacketen, Grimmigen Menschfresser-Leuthen in der Newenwelt America gelegen. Marburg: Kolb* (Original German edition, 1557).

二、近人論著

(一) 專著

(芬) 馬里奧·T. 努爾米寧 (Marjo T. Nurminen) 著：《歐洲地圖裡的世界文明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19 年 11 月）。

C. R. Boxer,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1825* (New York: Knopf, 1969).

Charles O. Paullin, edited by John K. Wright, *Atlas of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 C.: Pub. jointly by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and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New York, 1932).

Duffy, Eve M., Metcalf, Alida C., *The Return of Hans Staden: A Go-between in the Atlantic Worl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1).

John M. Cooper, "The Patagonian and Pampean Hunters," in *Handbook of South American Indians* (Volume 1: The Marginal Tribes), ed. Julian H. Steward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6).

Julian H. Steward, *Handbook of South American Indians* (Volume 3)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8).

W. Arens, *The Man-Eating Myth: Anthropology & Anthropopha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袁珂：《山海經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

（二）引用論文

1. 期刊論文

王青：〈大人國的史實與傳說〉，《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第4期（2010年12月），頁1-5。

鹿憶鹿：〈《羸虫錄》在明代的流傳——兼論《異域志》相關問題〉，《國文學報》第58期（2015年12月），頁129-166。（DOI：10.6239/BOC.2015.12.05）

龔纓晏：〈現存最早的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歷史地理》第38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9年4月），頁1-12。

龔纓晏：〈新發現的《坤輿萬國全圖》及其學術價值〉，《海交史研究》第1期（2017年6月），頁1-13。

2. 論文集論文

Alejandra Pero, "The Tehuelche of Patagonia as Chronicled by Travelers and Explorer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Native Peoples of Pampa, Patagonia, and Tierra del Fuego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uenos Aires: Trilce, 2018), pp. 1-12.

enth Century, ed. by Claudia Briones and Jose Luis Lanata (London: Bergin & Garvey, 2002), pp. 103-119.

鄭伊看：〈來者是誰？——13、14世紀歐洲藝術中的蒙古人形象〉，收於湖南省博物館編：《在最遙遠的地方尋找故鄉：13-16世紀中國與義大利的跨文化交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頁340-371。

3. 引用會議論文

Katherine Parker, “*A Mind at Work: Urbano Monte’s 60-Sheet Manuscript World Map*,” paper presented to the Barry Lawrence Ruderman Conference on Cartography, California: David Rumsey Map Center, Stanford University, Oct. 2017.

4. 引用電子資源

Hondius, Hendrik. *Accuratissima Brasiliæ tabul* (Amstelodami: Henricus Hondius, excudit, 1630) Retrieved from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www.loc.gov/item/94685044/) (檢索日期：2020年6月15日)

Waldseemüller, M. & Schöner, J., *Carta marina navigatoria Portvgallen navigationes, atqve tocius cogniti orbis terre marisqve formam natvram sitvs et terminos nostris temporibvs recognitos et ab antiqvorum traditione differentes, eciam qvor vetvsti non meminervnt avtores, hec generaliter indicat* (France: Strasbourg?, 1516) Retrieved from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https://www.loc.gov/item/2016586433/>) (檢索日期：2020年6月15日)

A Comparative Study on “Region of Cannibal” and “Region of Giant” in Matteo Ricci’s Chinese World Map

Liu, Ya-Wei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Abstract

Drawn by Matteo Ricci, the first Chinese global map displays several “legendary races”, which have the same or similar names as the “Categories of Various Barbarians (Zhu Yi Men)” in the late Ming. Thus, it is often discussed as mythical ethnic groups related to traditional Chinese Hua-Yi concept. Comparing Chinese and Western documents about “Cannibals” and “Region of Giant” around 16th century, this essay argues that these two legendary South American countries were not fictitious; they both originated from famous western travel logs published in the Age of Discovery. Meanwhile, images about “monstrous races” had spread widely in Europe, and exaggerated the long-term impact of imagination and mythology. However, it is possible that Ricci accepted the Chinese names of the “exotic others” shown in classic Chinese literature during translation. When it comes to those monstrous races depicted in Asia, they may mainly be based on Chinese documents. Considering this, the “exotic others” appeared in Ricci’s map could be an illustration of the exchanges and collisions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Keywords: Matteo Ricci, Kunyu Wanguo Quantu, Cannibal, Categories of Various Barbarians, Barbarism